
PLAYING AT HER TABLE
FERDINANDO FREGA

在她的牌桌上玩

The Art of Attraction · 02

岁月流逝，虽然没过去几年。上课和课间，我的教室就是体育馆。篮球、排球、五人制足球，我的时间都花在了那里。每当有老师走进真正的教室发现我在那儿，都会担心我在干什么——可我只是进来换身干衣服，因为出了一身汗。

我以为自己可以玩着不被人注意，可那时我已经有了摩托车，一辆Laverda 125。我穿得很体面，母亲的钱包只要装着零钱，就把我照顾得妥妥帖帖；要是里面的钞票是整张的，我绝不会碰。这是个完美的圈套。

她趁父亲睡着时从他那里拿钱，叫我一个字也别说；我则趁她不注意从她那里拿。说到底，我是个叫Frega的男孩——在意大利语里，就是那个顺手牵羊的人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
有一天在体育馆，一个漂亮的女孩走到我面前，高高瘦瘦的，开始和我说话。不用请会计，也算得出她的总数。

她邀请我去看她。她住在离镇上二十公里的地方，一天下午，我骑着摩托车出发去找她。

到了以后，我往她家打电话，说我已经到了村里，我们可以见面，可她不肯，一心想劝我去她家，见见她全家——连狗也算上。

我重新骑上摩托车，原路返回。第二天，她发起了进攻，问我为什么没去她家，我回答说：我没穿正式订婚的衣服，连戒指都没带。

她缠了我两个多月。每天都是同一个问题：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每天都是同一个回答：看我母亲什么时候有空，好让你见

见她。

她问：为什么？

我说：你得和她处得好，这非常重要。可怜的人，她坐着轮椅——总得有人照顾她。

她明白了自己将要走进的是什么处境之后，就再也没回来。第二天，她就不见了。

几年后，我在一家超市碰见她，把我那位身体好得不得了的母亲介绍给她。她话里有话，问我发生了什么——母亲是怎么恢复的，是怎么治好的——我回答说：干细胞疗法，再加上女人的魔法。

母亲看了看我，然后笑了，说我真不愧是她的儿子，不过迟早会有人顺着毛把我捋平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我经常换毛，她永远不会两次碰到同一个版本的我。

Ferdinando